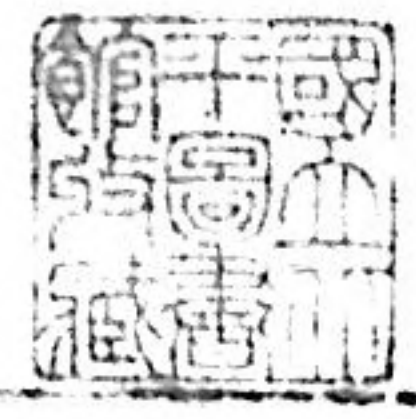


皇朝通志卷之...

子孫有...

...



晏子春秋表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

向言

所校中

書晏子十一篇

臣向

謹與長社尉

臣

參校

書太史書五篇

臣向

為一篇參書十三篇

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

重二十二篇六者三十八章定著四篇二

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
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
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
頗略楡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要
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
聞強記通於古今華齊靈公莊公異

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
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
必不誑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
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
諸侯莫能誑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
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君相國之位受萬

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
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
廩廩之裘駕弊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
友齊人以此重之其書四卷皆忠諫其君
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
復重文辭頗異亦不敢遺失又有頗不

經術似非晏子之言疑後世辨士所為者

故亦不敢失斯書也可常置旁御觀謹第

錄臣向昧死上

聞

萬曆十六年冬月之吉後學吳懷保校梓

子春秋卷之一目錄

內篇

莊公

諫矜勇不顧行義

景公

諫願諸大夫無為禮

諫病酒

諫不納弦章之言

諫不卹天災

諫夜聽新樂

諫燕賞無功

諫信用讒佞

諫愛嬖妾

諫失言

諫廢道

諫誅祝史

諫怒封人之祝

諫使楚巫明德

諫祠靈山河伯

諫貪有國之樂

諫悲牛山

諫遊公阜過言

諫不恤死傷

諫衣狐白裘

諫異災惑守虛

諫伐宋

諫敗荒

諫誅野人

諫誅圉人

諫籍重獄多

諫殺犯愧

斬竹

諫殺搏治之兵

却大臺之役

諫為長康

味為鄒之長塗

諫游獵興役

諫坐地

諫以蛇虎為不祥

諫又為鐘

諫以泰呂為燕饗

諫飾履以金玉

諫以居服致諸侯

諫矜冠裳游處之貴

諫巨冠長衣以聽朝

諫朝居嚴

諫登路寢臺

諫望國而歎

諫禁逢何合葬

諫不欬嬰子

諫厚莖梁丘據

諫以人禮莖狗

諫養勇士

諫思勇力士

晏子春秋卷之一

內篇 諫

莊公

諫矜勇不顧行義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賤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

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
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
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
行之以家賤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
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
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
以棄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
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偏邇不引過
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

諫願諸大夫無為禮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
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群臣固欲君之無禮
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
獸矣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
獸也群臣以力為政彊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
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
無禮胡不遘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

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舉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諫病酒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

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
子群樂以妨事女不群樂以妨功男女群樂者周觴
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
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怒乎外左右亂乎內以
刑罰自妨者勸乎為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為善上
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為國矣願君節之也

諫不納弦章之言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
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

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
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
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諫不恤天災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
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相遽巡國致能歌者晏
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
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
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故撤無走四顧

無告而君不恤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
狗厭芻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
民氓百姓不六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饑
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
民饑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恤嬰之罪
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
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歲任
器存于陌公駭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
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

援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
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塗
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
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基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
之薪燎使足以畢霖雨令栢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
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
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
辟拂噉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
用粟九十七萬鐘薪燎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

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鍾鼓不陳晏
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之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
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侍四出之關外也

諫夜聽新樂

晏子朝杜高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
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為入歌人
虞愛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
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
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

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夫必攻伐對曰夫樂亡而禮廢
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
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儲
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
而出之請受命矣

諫燕賞無功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賦
計莫之從一作賦計筭之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
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

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
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
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今
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
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
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
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
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乎已者愛之逆于已者惡之故
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懼

社稷名上不度聖王之典而下不觀情名之衰臣懼
君之逆故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
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諫信用讒佞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
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
悅頌也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吾安能為仁而愈黜民
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
灑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

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
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
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而
馬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
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
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
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諫愛嬖妾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悅也嬖人

嬰子欲觀之公曰及嬰子痲病也居園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嬰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嬰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悅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

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飢道遠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疋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隣國

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免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諫失言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為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傳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

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為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諫廢適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

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
敢母使荼饜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
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
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
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
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諛諛以
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
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
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

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諫誅祝史

景公疥且瘡暮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
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
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
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
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
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
也君䟽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

黑速臣瘖衆口鑠金今自即揖以東姑尤以西者此
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
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
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
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
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
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
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
公以管子為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
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欵辭
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
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諫怒封人之祝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
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
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
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
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

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諫使楚巫明德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

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以為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

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為德福不為隆
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乎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
曰商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
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商
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
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
不仁請東楚巫而拘商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
而拘商款于國也

諫祠靈山河伯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
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
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
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
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
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
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
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
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

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
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諫貪有國之樂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間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
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
王不待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
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
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
者為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

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
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
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
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
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
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
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
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雪于下恐及于
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單則持節以

沒世耳

諫悲牛山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沱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

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諫遊公阜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鉞耨以蹲行畝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

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
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
君甘則臣醜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
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
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
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
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
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
而宥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

彗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
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
我今責寡人哉

諫不卹死焉

景公出遊于寒塗睹死齒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
先君桓公出遊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
不勞力籍歛不費民先君將遊百姓皆悅曰君當幸
遊吾鄉乎今君遊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民殫財不足
以奉歛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饑寒凍餒死齒相望而

名不聞矣名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躡奉者修
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
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之福也公曰
然為上而忘下厚藉歛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歛死
而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
出遊

諫衣狐白裘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
陞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恠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

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
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
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今
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
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
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諫異熒惑守虛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暮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
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

感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悅
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
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穰為善不用出政不行
賢人使遠諛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為祈祥錄錄穰食
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爰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
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
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為之若何對曰盍
去寃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
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

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諫伐宋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
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
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
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
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
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
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

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
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目
鬣允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
蓬而鬣豐上允下倨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
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
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
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諫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
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逼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
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
不果伐宋

諫政荒

景公政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
比至衣冠不正不單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
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
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後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
安國好默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
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

事乎則畜稅子海存矣為備實客與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政而歸

諫誅野人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諫誅圉人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曰從寡人始遂不

文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
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提將自擊之晏子曰此
不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
諾晏子對曰而
臨之曰云云而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
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
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
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
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
勿傷吾仁也

諫藉重獄多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圉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
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
對曰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
之矣君將使嬰勅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
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
不悅曰勅其功則使一妄勅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
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
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

束錫服安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
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
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志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
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
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
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
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
知鍾鼓成肆于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
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况奪其財

而飢之勞與力而疲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
罪非嬰所知也

諫殺犯槐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
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
先犯我今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
託曰負麻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
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為老
而見奔雖然是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

之曰惟矣有深憂遠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
死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祿不
益刑又不以私恣害公法不為禽獸傷人民不為草
木傷禽獸不為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
妻父孤妻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
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
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味墨
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

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
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
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隣國聞之皆謂吾君
愛對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
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蚤
朝而復於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
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
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餽食之具繁鐘
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

今歲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振乎君逆之明者也
槐者刑傷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
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蒞國子民
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
夷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之
後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諫囚斬竹

景公對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
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

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
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恠之令
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人下公
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
慈衆不身儔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
之囚

諫搏治之兵

景公令兵搏治當鴈水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
不成公怒曰為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為閒晏子

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後殺兵四人今今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諫起大臺之後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後歲寒不已凍餒之者卿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迺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

在大臺之後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交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諫為長康

景公為長康味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
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德乎不得獲
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散也歌
終頽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
子為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
成長康

諫為鄒之長塗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為長康之後二年未
息又為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

子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
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
傾宮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
溪之後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
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
果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不若息之
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於百姓深也于是
令勿更壞餘財勿收新板而去之

諫游觀與役

景公春夏晦獵又起大臺之後晏子諫曰春夏起獵
且遊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
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
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故國
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
叛之今君不單將危社稷而為諸侯笑臣聞忠不避
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遊矣景公曰唯！將弛
罷之未幾朝韋罔解後而歸

諫坐地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
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褰卓而
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
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
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諫以蛇虎為不祥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
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
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鳥夫有賢而不

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窟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諫欲為鐘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鐘是重歛于民民必哀矣夫歛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諫以泰呂為燕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諫飾履以金玉

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胸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衣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夫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

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工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物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為善者其責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士。令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屨不復服也。

諫欲以居服而致諸侯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

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眡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纒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槽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為益。故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

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
其不為楹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為穴者以避濕也是
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
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棄也衣服
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
甚費與民為讐今君欲服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
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
極汗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
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

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諫矜冠裳遊處之貴

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
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
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
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对公又曰昔管文仲
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
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
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

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使于身用財之貴順于民
其不為槽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為穴者以避濕也是
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
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棄也衣服
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
甚費與民為讐今君欲服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
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
極汗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
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

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諫矜冠裳遊處之貴

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
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
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
仲父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
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
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
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

而亂肯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名而一心于朝君
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
據商欵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讓此服與據為笑
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
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
其根則蘖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諫巨冠長衣以聽朝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
進曰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可以導衆其動作悅順

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
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
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
去衣冠不復服

諫朝居嚴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害曷
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
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聵
聵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弁豉之微以滿倉廩

合疏縷之緋以成緋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而後高夫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推而不受者哉

諫登路寢臺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陞忽然而作色不悅曰孰為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為宮室也足乎以便生不以為奢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及夏之衰也其

王綽背棄德行為璿室王門殿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鳥今君高亦宥罪卑亦宥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之矣而不免於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亨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為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諫望國而歡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歡曰使後嗣世

世有以是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
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
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
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
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
國者則其利之者耶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
政今公之牛馬老于欄牢不勝服也車蠹于巨戶不
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于箴不勝衣也醢醢腐不勝
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罄而不勝食又厚藉歛

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箴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
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
百姓必進自分也故若人者與其請于人不如請于
已也

諫禁逢於何合葬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遺喪遇晏子于塗再拜乎
馬前晏子下車抱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
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牆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
哉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適為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

君子則有以如矣者儻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擁
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
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違於何者母死兆
在路竊當知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
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
君其室宮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
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為宮室奪
人之居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
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蕪傲生死非人君之

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
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
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
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
刑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于生者
施于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
乎遂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衣去經布衣滕
履去冠笄武踊而不哭辨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諫不飲晏子

景公之喪，晏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
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
博言曰：『聞晏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
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
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
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歛已歛而復曰：『醫
不能治病，已歛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悅曰：『夫子
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歛，而不以聞，吾之為君者
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

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
而行僻，從邪者，適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
是以諂諛繁於間，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
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于賢人之禮，而厚
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
不失哀，行蕩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失則害，性是故聖
王節之也。即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
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
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

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
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守而不殮謂之僂尸臭而不
收謂之陳齒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于
僂齒此之為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
晏子復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隣賓客皆在外君其哭
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々不若月之曠々小事
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于小人之是也其
晏子之謂歟

諫厚葬梁丘據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
豐厚其塋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
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
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
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
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
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不嫉事君之道
導親于父兄有禮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於諸侯
謂之忠為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于諸父慈惠

於衆子誠信于朋友謂之孝為妻之道使其衆妻皆
得歡忻于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
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諫以人禮葬狗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
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
夫厚藉歛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
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
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

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于百姓而權輕
於諸侯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
以會朝屬

諫養勇士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
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
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
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
其祿今君之蓄勇士之力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

率之備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
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
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
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
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
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
稱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
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

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鼃御左騃以入砥柱之流當
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
殺之左操騃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
也若治視之則大鼃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
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劔而起公孫接田開
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
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
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
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宜亦反

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諫思勇力士

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飾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晏子春秋卷之二目錄

內篇

莊公

問威服天下

問伐晉

景公

問伐魯

問伐萊所當賞

問聖王之行

問欲善齊國之政

問欲繼桓公之成霸業問言魯先亡

問治國何患

問欲令祝史求福

問古者君之行

問謀得事成何術

問善為國家者何如

問君臣之道難易

問天下所以存亡

問君子所行曷若

問賢君治國

問明王教民

問忠臣事君

問忠臣之行

問佞人事君

問聖人不得意

問古者不危弱

問古之任人

問古者離散其民

問和臣親下

問得賢之道

問臣之報君

問臨國蒞民

問為政何患

問何修比先王之遊

問桓公何以致霸

問逮桓公之後

問廉政而長久

問為臣之道

問賢不肖

問富民安眾

問國安如何

問諸侯孰危

吳王

問處去

問保威彊

魯昭公

問事四由之君

問安國衆民

問魯一國運

魯平公

問先君得衆若何

問齊君德行高下

晉叔向

問齊國

問何以待衰齊

問正士邪人之行

問事君

問處亂世

問意行高厚

問嗇吝愛

問君子之大義

問傲世樂業

問人何若則榮

問人何以保身

曾子

問成行義

梁丘據

問三君不同心

栢常騫

問道身無戚廢

晏子春秋卷之二

內篇 問

莊公

問威當世服天下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貨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

樂是國之邪逆便諫傲賢者之言不做成諸侯倍仁
義而貪名實者不能成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
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
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其年百姓大亂而身及
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
謂廉矣

問伐晉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
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

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得
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悅晏子辭不為臣退而
窮處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
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允其而民散身滅
於崔氏崔氏之莽逐群公及慶氏亡

景公

問伐魯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以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
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會之治存焉故

不可攻攻者不祥危安者必國且要國之伐人者
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
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飲意
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
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
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
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
伐魯

問所當賞

景公伐萊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于萊何如對曰臣
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
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民臣下利其實
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
公曰善於是破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
擅名利下流也

問王行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
侯不悅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

行若何晏子對曰善行公正而無邪故境人不得
不阿黨不私色故厚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
歛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
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
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
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謀
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歛之人行侵大
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
威人以衆強故天下不欲其強災害加于諸侯勞苦

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
與公曰然則何若敎曰請卑辭重幣以悅于諸侯輕
罪省功以謝于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
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
賞晏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人而失為己為人
者重自為者輕景公自為而小國不為與在為人而
道在為人而行在己矣故晏子知道
天

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魯情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廢室也無善而疾志意不遠則仲由卜商侍德不成行不厚則顏回魯雍作今君之朝臣為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於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

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情懈辭令不給則隰明暱侍右左多過獄讞不中則弦寔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寔威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息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頌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庸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者先君桓公有命仲夷吾保齊
國能遠武功而立文德亂令兄弟撫存異州吳越
今荆楚恃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
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
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
對曰昔者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固有什五治編細民
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厥佞不吐惡舉事不私
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飢色不

以節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
取于民而普施之府無歲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
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于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
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
辱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恣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
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諛諛使民若不勝
藉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多求于諸侯而輕
其禮者成朽蠹而禮悖于諸侯菽粟歲深而怨積于
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矣而公不

齊宣公問于管子曰魯先王之功然而管子之書乎
管子曰魯先王之

景公問管子曰魯先王之對曰以臣觀之也魯之
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急
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
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魯其先
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為義下之安上
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
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

鄒滕雉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強
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交小國
而不服于隣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
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
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為樂公
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其與士交
也用財無筭隱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
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
辭也從而無之不亦寡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也
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煮之
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
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為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賢
惑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
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
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
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

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
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
而訛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
狗主安得無瘞國安得無患乎或作用事者為猛狗

此治國
之患也

問令祝史求福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瑤璋
以祀宗廟為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
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

無多賦漁以無備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
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
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備山林羨飲食多賦漁
以備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爲罪亦
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
章心易行于是廢公車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
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
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

後身

問君行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
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
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
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衆盡智
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尚相利故
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
中於法度重順于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

處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
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威君之行也公不
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使
擾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
在于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于側毀非滿于國而公
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
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問謀得事成何術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

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于義者必得事因于民
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
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于下
不違民以此謨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
稱事之小大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
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
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者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
謀信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
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是謀者反義興事傷民故

度其曰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
已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馬其次結邪而
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之君雖日危尚
以洗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洗
身也

問為國

景公問晏子曰蒞國治民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
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教民則其道也與賢官能則
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

隱庸為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
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
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為行以
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
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
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
可乎

問尊榮

景公問晏子曰為君身尊民安為臣事治身榮難乎

晏子晏子對曰公曰何者對曰為君節養其德以
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
而身榮公又問為君何行則危為臣何行則廢晏子
對曰為君厚藉歛而託之為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
違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為臣比周以
求寸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
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
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于民而不以身害之是
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于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
為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
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問存亡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
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為出若言公
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虛置
學者誣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善人不能
戚惡人不能疎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于人又不
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為者餒修

問常行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已不順不難以治事不公不敢以蒞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辭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問治國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

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欲從以勞民不修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蔽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問教民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

下者不務于上而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則
屬之以利立乎儀法不犯之以邪而所求于民不以
身害之故下之物從其教也無事以任民中聽以
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而所禁于民不以
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
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為法下相親為義
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問事君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效曰有
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
賁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
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
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
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
陷於難

問臣行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使君過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
事反天時從政違鬼神者教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
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資故失
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
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
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
天藉歛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
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
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

之得意也

問君民用國危弱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
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蒞國以暴和民者危修
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
利成暴不以順紂于崇侯之暴而禮梅伯之醜是以
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明而不危用國
而不弱也

問任人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
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無賤
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太畧也

問民離散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
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無賤
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太畧也

問民離散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
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無賤
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太畧也

其心與夫亦求而足事者不因人而遷則臣和矣
子精微者乎實財作土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
適開市者征山林度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
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願
矣故令諸子無外親為其謀立據無使受報百官
適國市者征度澤不兼其利者適留獄者諸馬

問得賢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

以語考之以事能論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
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
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為也

問臣報君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
知必報君者以德士違君道者則順其令違無道
之君則事其長而後去君者則使之臣雖賤亦將

齊志也

問臣報君

景公問晏子曰何也晏子對曰
者三志者不信一志也信者不志二志也若臣莫
三志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志而不信無信而不志
是故君無信而百姓無志也

問為政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志晏子對曰志善惡之不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
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
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問何修比先王之遊

景公出遊問于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舞尊海而
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
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為巡狩諸侯之天子
為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
不給者謂之豫夏訪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
遊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
行而量會會若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
遊之遊使下為君之遊使使而不歸謂之荒

公曰善今更於公室之樂者夫何有民之歡之所
樂者果於乎實民者三千鐘公所身見者老者
十人報聘之然後歸也

問桓公何以效霸

景公問于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
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
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
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

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於康莊聞竈成歌止車而
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為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
能不急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
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
焉

問桓公之機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先合諸
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遠先君桓公之機
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先合諸侯一匡天下

子久矣今乃始見其明矣子進對曰夫安
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
嬰聞之親雖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
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者
位親雖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
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
辱之位

問保威強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

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
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
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為時禁
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為衆屏患故民不疾其禁
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此者危矣吳王忽然作色
不悅曰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
而行遂不復見

齊國公

問事曰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
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
寡人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
矣今逆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
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
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兩乎不可復已公又問
請問寡公與今執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
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
子大夫之言也

晉平公

問先君得衆若何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
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
寡人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
矣今逆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
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
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兩乎不可復已公又問
請問寡公與今執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
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
子大夫之言也

不好... 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富... 美臺榭以辟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 身未足以及于孫矣

問齊君德行高下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
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
高下也晏子蹙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亦
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蹙然

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
之士正在本朝也

齊叔向

問齊國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田氏乎叔向曰
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齊舊四量也
匡合雖四升為豆各量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鐘曰
氏三量也登一為鐘乃自夫以量量或以公量成之

二八乎公而水金一公積朽室而老小凍餒
不市獲賤而踊貴民人無與或煥休之昔者
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
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
慈惠其愛人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
將焉避其德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
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
爲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李烈無長庶
民罷弊官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

閻公命如逃寇讎樂邵晉原孤續慶伯降在皂隸政
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愾憂公室之
其日之有諛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曰不
悛其竟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
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
早矣原族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維羊舌氏
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慶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問何以待

叔向問晏子曰晉國之患矣矣今子何若晏子曰

誣持權事情者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取
不以說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若也進不失忠
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
謂不決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
謂歟

問正士邪人之行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
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于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

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
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
為為戚不同則踈而不排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
於國故用于上則民安行于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
棄其身用於君不憚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
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于上則虐民行盡
於國故用于上則民不安行于下則君不尊故得衆上不
棄其身用於君不憚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
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于上則虐民行盡
於國故用于上則民不安行于下則君不尊故得衆上不
棄其身用於君不憚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

問事君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後處之義美如晏子對曰
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
懷衆不廉上以為名不信民以為行上也潔于治
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以私不誣所能

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隨畏上故不苟
忘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後
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
是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第
長卿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為本不以民
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
誠求不及醜備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棄也
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從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
乎欲求之貴富通行無常處之慮快于心利通不

足以補者有能不足以勞民命身後處謂之敏上者
進不擇所道為得不知所至謂之亂賊身無以
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
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
而未嘗自得也

問處亂世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
道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

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
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遺
民矣安有正行焉

問意行高厚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美高者
愛民行莫厚于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厚
對曰意美下于刻民行莫厚于樂民也

問善本愛

叔向問晏子曰善本愛之乎行何如晏子對曰善本

子之進退也。人亦曰何謂也。曰。精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貧不假貸。謂之
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
自養。謂之愛。故夫畜者。君子之道。愛吝。皆人之
問君子之大義

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
大義。和調而不緣。淡盡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
不銓。刻廉而不劇。行精而不以明。污齊尚而不以
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

子之大義也

問傲世樂業

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
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
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正。以則。不可以正。則
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適
其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
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
事上為道。以不顧家為行。以枯槁為名。世行之則

世之亂也。凡五天子之與地。而上下有業矣。明王也。而臣國也。制其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而違天。地之業矣。以不顧家。而倍先王之法。以橫掃為名。則世害政教之遠矣。有明上。可以治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惑。惑者。狂者。木石之機也。而道教未載焉。

問人何若則榮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君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于兄弟。信于朋友。不

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蒞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問人何以保身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君子之保身。如視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廢其業。先其難事。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保也。夫天之所命。非其可謂保其身矣。

子路曰君子之德也者當有上不諫上下不諂與也
君子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信亂德義不行而
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成
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逆夫蔽上則不取也夫上不
謂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
者也

梁丘據

問三君不同心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
臣人勤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憚可以
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
君事百君者也

梁丘據問

君子之德也者當有上不諫上下不諂與也

危行則不怨遠而無戚身亦無廢者何若是子
或問事君子要聞之說二法裕則不取也
則不信也直身無諱則遠傷也新始好利則無
且要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為進從輕不為退
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
彌身不廢矣

晏子春秋卷之二終